

世界经济新常态与我国应对策略

胡振虎

2014年,世界经济呈现复苏缓慢的“新常态”,并且在新的一年里将继续强化这种态势,有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均衡点。我国经济改革发展应在正确研判世界经济新变化的基础上,积极保持平稳增长,稳步推进各项改革。

一、2014年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变数增多

(一)复苏缓慢。一是经济增速缓慢。2014年,世界经济增速约为3.2%。其中,发达国家接近2%,美国约为2.3%—2.5%,欧洲接近1%,日本约为-0.5%;发展中国家约为4.4%,金砖国家整体表现不错,中国、印度、南非、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增速分别约为7.4%、6%、2%、0.5%和0.1%,东盟约为5%,拉美低于1.5%。二是物价水平较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尤其是国际原油价格大幅缩水。部分发达国家通缩压力有所缓解,美国约为1.8%,日本约为1%,欧盟接近1%;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甚至出现通缩压力,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创5年来新低,同比上涨2%。三是就业小幅改善。全球“有增长无就业”局面有所缓解,发达国家就业市场得到小幅改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就业状况总体平稳。四是贸易和投资不太乐观。世界贸易组织(WTO)近期发布报告显示,2014年全球贸易额增长率预计仅为3.1%,大大低于前20年平均增长水平的5.3%。全球外国直接投资领域出现谨慎乐观情绪。

(二)变数增多。一是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增大。继2013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总量首次超过

发达国家,2014年新兴经济体继续领跑世界经济,部分拉美国家和非洲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可观。二是投资、消费和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出现新变化。从投资上看,基础设施投融资领域近年来逐渐受到各国重视,尤其是社会资本的更多引入,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亮点,同时投资仍将是可依赖的增长动力。从需求上看,由于全球供大于需的基本面没有根本改变,消费需求依然低迷。呈消费型特征的美国经济和呈生产型特征的中国经济都致力于推进结构改革和战略调整,需求复苏有限。从进出口上看,由于欧元区、日本经济复苏乏力及部分新兴经济体不如预期,全球贸易复苏依然缓慢。三是区域性经贸协定并没有实现预期效果。美国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欧盟力推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谈判成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展不如预期,其他区域性经贸协定虽有进展,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有限。四是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分化明显。随着经济增长加快,美国逐步退出量化宽松(QE)货币政策。美元升值加速,2014年美元指数上升12%,为9年来最高增幅,也将强化美国2015年上半年加息的预期和步伐。然而,日本正加大QE力度,欧元区也在逐步扩大准QE规模,而且有加速和增量之势。五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继续分化。受益于石油市场供应充足、资本流入增强及粮食丰收等因素,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经济增速加快,预计达到5%;中国、印度经济实现

较好增长,而俄罗斯、巴西则并不乐观。

二、2015年世界经济：深度调整中的新常态

(一)在温和复苏中分化演变。2015年,世界经济增速预计将达到4.3%左右。其中,发达国家将达到2.1%左右,发展中国家将达到4.9%左右,均将超过2014年。中美将继续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2014年中美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27.8%和15.3%。随着全面深化改革逐步深入推进,中国的改革红利、制度红利和新人口红利将继续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由于QE政策效应和部分结构性改革显现,美国经济增速将超过3%,物价将低于2%的通胀目标水平,而且随着劳动力参与率提高,就业市场将继续保持实质性改善状态,并将继续保持失业率低于6%的水平;由于欧洲经济一体化短期内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欧洲经济将继续缓慢复苏,增速将继续徘徊在1%左右;日本经济增速约为1%;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内部将继续分化,中国、印度、东盟成员国、部分非洲和拉美新兴国家经济将继续较高增速,而巴西、南非、俄罗斯经济风险增大。

(二)在深度调整中强化新常态。一是世界经济格局将继续演变。世界经济旧的格局尚未完全瓦解、新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世界经济将在较长时期内继续面临增长动力不足、增速不高、经济周期缩短的局面。全球技术进步在过去几十年持续显著放缓,且人口增速下行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发达国家劳动

力市场出现拐点,有效劳动力供给减少,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全球短期内很难找到新增长动力并快速改变现有经济“版图”;同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差距缩小,发展中国家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占比将变小;发达国家有望重新挑起世界经济增长的“大梁”,但难返危机前的高速增长水平。二是经济增长乏术、收入分配不平等。国际贸易仍未从危机中复苏,难以起到优化配置全球资源的作用,全球总需求不足降低了国际贸易手段的政策效应;主要经济体难推出政策新招,货币政策边际效应显著递减,财政政策效果不够明显,结构性改革难以短期见效。因此,主要经济体经济将保持中低速增长,新兴经济体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经济增长率明显低于潜在增长率。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现象正在加剧。三是全球流动性仍将宽松。虽然美国加息步伐渐进,资本回流美国加速、增多,但全球流动性仍将保持较长时间的相对宽松,原因是日本和欧元区将继续加大QE力度,且新兴经济体也将在通缩压力下继续宽松货币政策,向市场释放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减轻经济运行负担。四是制约增长风险依然较大。其一,美国加息将使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出,造成新兴市场乃至全球金融市场波动。2014年,美国退出QE政策已导致国际资本回流美国,随着2015年上半年美联储加息政策的推出,国际游资将继续从新兴市场撤出,或将给国内资本市场尚不发达的新兴经济体造成巨大压力,进而传导至全球金融市场。其二,地缘政治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仍需引起高度重视。乌克兰危机造成的次生影响仍将持续,欧美经济体将继续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出现系统性风险的概率攀升,进而对区域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同时,部分地区军事冲突和政治变局对世界经济的拖累也不容小觑。其三,新

兴经济体结构性改革效应难以持续。过去十多年,很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通过结构改革和对外开放,吸引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自身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但是改革的边际效应正在下降甚至消失,未来的改革红利难以继续凸显。其四,全球性公共事件和自然灾害的消极影响正在加大。仍在持续蔓延的埃博拉疫情、天气恶劣造成的自然灾害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容忽视。

三、世界经济新常态下的应对策略

(一)正确认识世界经济新常态与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异同,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世界经济新常态和我国经济新常态有以下三个共同点:一是经济出现下行,但降幅有限;二是都将绕不开结构改革的“坎”,步履维艰;三是必须治理前期应对金融危机留下的“后遗症”,也要注意采取科学合理的政策工具。不同的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发生变化,经济发展正经历阶段性调整,发展方式正转向提质、增效的集约型增长,经济结构正转向优化存量与做精增量并重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转向效率更高的增长点。我国应紧紧抓住世界经济危机修复和发展方式转换的战略机遇期,稳步推进大国崛起战略。同时,坚定不移地按照全面深化改革总体路线落实各项改革措施,树立两个观念和两种意识,努力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一是树立大国观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增强,相应的国际责任也随之加大,必须逐步采取实质行动维护国家利益。二是树立全球观念。在全球化背景下,开放经济决定了必须综合平衡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才能真正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谋得利益。三是树立规则意识。在国际交往中,要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动权,主动了解

和善用规则;在国内改革中,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树立契约精神和按规则办事理念。四是树立市场意识。逐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经济发展营造更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二)积极化解内外部风险,妥善应对不利因素。一是适时促出口、平衡汇率政策。虽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但美元走强、进口疲软和顺差较高等因素都将导致人民币有效汇率高企,外需的平稳增长使得某些特殊时期必须通过人民币主动贬值促进出口。同时,由于套利资本外逃风险加大,提高汇率和加息成为必然选择,相应地必须在人民币汇率贬值与升值之间作出平衡。二是抓住大宗商品价格下行机遇推进相关改革。在分析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对我国经济利弊的基础上,抓住难得机遇,推进相关领域税收改革,并加大包括原油在内的战略物质储备。同时,继续研究、探索引入社会资本,加强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为确保长期经济安全夯实基础。三是积极应对财政可持续性、稳妥加强地方债务管理。一方面,继续着力研究经济下行压力下财政可持续问题和应对策略,盘活财政资金存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另一方面,抓住摸清地方债务底数的有利时机,通过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让地方债务在阳光下运行,防范地方债出现破产的“多米诺骨牌”式系统风险。此外,继续大力鼓励金融创新,同时加强监管,防范银行表外资产风险。四是及早谋划防范和应对外部风险。密切关注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及其引发的俄罗斯国内局势变化,并做好防范其外溢影响的预案。同时,及早研究网络安全问题、网络经济缩水影响及新经济模式下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问题,并制定有效应对措施。

(作者单位:财政部亚太中心)

责任编辑 黄悦